

陳 啓 天 編

胡 曾 左 平 亂 要 旨

中 華 書 局 印 行

陳 啓 天 編

胡 曾 左 平 亂 要 旨

中 華 書 局 印

國民政府內政部註冊二十六年四月廿七日執照警字第8565號

民國廿五年十一月發行
民國廿九年七月再版

胡曾左平亂要旨（全一冊）

上海實售中儲券十一元二角

（郵運匯費另加）

編

者

陳

啓

天
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路錫三

上 海
美商永寧有限公司
澳 門

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

各埠 明 昆

中華書局

敍言

予少時偶從師友得聞胡文忠、曾文正、左文襄三公之名，心竊嚮往之。及長間取其遺言讀之，於三公之所以能建樹功業轉移世運之道，似略有領悟，惜以事時作時輟，未遑卒業，更無論乎。旁搜博攷矣。近歲以來，痛國事之日非，愧挽救之乏術，乃重取胡、曾、左三公全集而徧讀之，且讀且節錄其要者，互兩年而藏，事復分類而彙編之，於胡、曾、左所以能平亂之理，撮要著之於章首，顏其名曰「胡曾左平亂要旨」。今將以之間世，爰述其顛末如此。

當胡、曾、左三公未用世之時，太平天國以新興之勢，由南而北，建都金陵，掠取各省，其鋒幾不可當。及三公用世之後，本其悲天憫人之懷，再接再厲，百折不撓，歷十餘年而亂平。其所以一成一敗，非由於天命，乃由於人事，非出於偶然，乃出於當然。何以知其然也？間嘗取胡、曾、左之事功與太平天國較論之：胡、曾、左等有適乎當時國情之中心思想，以資號召，而太平天國所謂天父天兄天弟之說，實不足以敵之；胡、曾、左等有互相維繫之中心勢力，以利驅策，而太平天國則自楊韋亂後，互相猜疑，勢力分散，幾不可支矣；胡、曾、左等自爲克己進賢之中心人物，以樹之楷模，而太平天國之人物雖如石達開、李秀成輩，亦有所不逮焉。胡、曾、左等以克己進賢之中心人物，發揚適乎當時國情之中心思想，運用互相維繫之

中心勢力，其所以能撥亂反治者，在此非乘時倖成者可比也。

當今之世，內憂外患，相繼交逼，大亂之來，蓋有甚於胡曾左之世者。欲救我國家，保我種族，自須有中心思想焉，然必求其適乎當前之國情；又須有中心勢力焉，然必求其互相維繫，更須有多數中心人物焉，然必求其克己進賢。非然者，則治絲益棼，徒見其去成功之路愈遠而已。世之有志救國保種者，曷先以是而反求諸已焉。吾之編述此書，蓋欲以之供反求諸已者之一助，他非所冀也。至於書中所述平亂之法，以時移勢異，不盡可拘守，要在讀者善於體會而活用之耳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編者敍於上海。

再版序

本書於民國二十一年上季，由大陸書局出版，似能應當世之需，銷行已不尠矣。近以大陸書局停業，本書隨之絕版，而索閱者尙源源不絕，苦無以應。友人有勸予將本書重行出版者，乃與林、周二君詳加校正，再付本局印行。苟能因是而有所裨於世，則亦胡、曾、左三公之遺澤所賜而已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日陳啓天自序於上海。

胡曾左平亂要旨目錄

敍言

再版序

第一章	胡曾左的時代概況	一
第二章	胡曾左的自立根本	一一
第三章	胡曾左的作育人才	一九
第四章	胡曾左的精神教育	二九
第五章	胡曾左的戰略戰術	四一
第六章	胡曾左的整飭吏治	五七
第七章	胡曾左的興辦團練	六九

附錄

一、胡文忠公行狀	八九
二、曾文正公國史本傳	九九

三、左文襄公事略

一一五

胡曾左平亂要旨

第一章 胡曾左的時代概況

去今不過八十多年光景（由道光三十年到同治四年，即西曆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六五年）中國有太平天國的大亂，胡林翼、曾國藩、左宗棠等崛起平定，挽救一時，為世推崇。在內亂外患相逼而來的當今中國，回想到從前胡、曾、左等平亂的功業，不能不令人考究他們何以能夠肅清大亂的要旨所在，以為今後平亂的借鏡。未說到胡、曾、左等的平亂要旨之先，我們必須將胡、曾、左的時代了解一個大致，才易明瞭他們困苦奮鬥的特殊精神。

一、由閉關到開關的中國——胡曾左等所處時代的一個最大特點，是中國在他們以前尙屬閉關時代，在他們以後乃全入開關時代，而他們恰當由閉關到開關的過渡時期。中國原為一個最古的大國，在文化上可以獨立，在經濟上可以自給，因之在政治上形成閉關的國家，對於四隣視為夷狄，不認其有平等的國際地位。但是歐洲工業革命以後，列強挾其過剩的製造品到中國來找商場，於是閉關的中國遂與通商的列強常常發生衝突，衝突到極地，遂發生道光二十年的第一次對外戰爭，即所

謂鴉片戰爭。這次戰爭的結果，照南京條約所承認，除將香港割於英國外，並允開廣州、廈門、福州、寧波、上海五港爲通商口岸，英國可派領事駐紮，英商可以自由往來。這是中國不得已，將東南海疆，從上海到廣州，由閉關而開關了，可說是第一次的正式半開關。不過中國雖由此勉強的半開關，而人民排外的心理和政府鄙外的態度也由此激起，彷彿還不肯開關，致又造成咸豐七年的第二次對外戰爭，即所謂英、法聯軍戰役。這次戰爭，英法聯軍由廣州攻到上海，由上海攻到天津，由天津攻到北京，逼得皇帝也出走熱河了。結果，照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所規定，除割地賠款外，中國允許英、法、俄、美等國的重要條件如下：（一）各國得派公使駐北京，中國須用平等禮式相待；（二）除五口通商外，又開牛莊、登州、台灣、潮州、瓊州、鎮江、九江、漢口、江甯、淡水、天津等處爲通商口岸；（三）各國教士得赴內地自由傳教，普通外人亦得赴內地遊歷；（四）關稅由條約協定；（五）外人在中國境內者，享有領事裁判權。這樣一來，中國所有的海疆和內地，大部分由閉關而開關，而外人在中國境內的，又享有特殊地位，一直到現在。

由鴉片戰役到英、法聯軍，是中國迫於外國的武力侵略，不得不由閉關而開關。胡曾左等所負的使命，在平定內亂，而他們所遭遇的時會，又是這個由閉關到開關的過渡的時代，外患相繼而來。太平天國起於鴉片戰役失敗以後，盛於英、法聯軍進攻京津之時，由此可知胡曾左等又處在一個內亂外。

患交逼的時代，當英法聯軍進犯京津，咸豐帝出走，舉國震驚的時候（咸豐十一年），胡林翼正與太平天國驍將陳玉成相持於皖西，曾國藩爲李秀成兵困於祁門，左宗棠倉卒率兵由南昌來援，又是對內戰爭最緊急的時候，而曾國藩等竟能用「去此一步無死所」的沉着精神，從容應戰，卒能渡過這個難關。

二、腐敗黑暗的專制政治——大凡專制政治，必易趨於腐敗黑暗，而造成大亂。太平天國之起，即由當時滿清專政的腐敗黑暗。政權全操在滿清皇帝和親貴的手中，作福作威，爲所欲爲，漢人不得過問，以致造成滿漢的對峙。漢人在滿人壓迫之下，又造成既畏縮又柔靡的腐敗官僚政治。據道光三十年曾國藩應詔陳言疏上所描寫當時的官僚現象如下：

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，無有敢才智自雄，鋒芒自逞者，然有守者多，而有猷有爲者漸覺其少，大率以畏葸爲慎，以柔靡爲恭，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，曰瑣屑；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，曰顛預。退縮者同官互推，不肯任怨，動輒請旨，不肯任咎是也。瑣屑者利析鎗銖，不顧大體，察及秋毫，不見與薪是也。敷衍者裝頭蓋面，但計目前，剜肉補瘡，不計明日是也。顛預者，外面完全，而中已潰爛。章奏粉飾，而語無實際是也。有此四者，習俗相沿，但求苟安無過，不求振作有爲，將來一有艱鉅，國家必有乏才之患。（見曾奏疏卷

(一)

因爲有退縮，瑣屑，敷衍和顛預的官僚政治，於是造成民間的病苦。據曾國藩備陳民間疾苦疏上

所說民間最大的疾苦有三：一是銀價太昂，錢糧難納；二是盜賊太衆，良民難安；三是冤獄太多，民氣難伸（詳見曾奏疏卷一）。曾國藩眼見政治的腐敗和民間的疾苦如此，一時無法挽救，所以又發出很憤激的話如下：

無兵不足深憂，無餉不足痛哭。獨舉目斯世，求一攘利不先，赴義恐後，忠憤耿耿者，不可亟得；或僅得之，而又屈居卑下，往往抑鬱不伸，以挫以去，以死而貪榮退縮者，果驕首而上騰，而富貴而名譽，而老健不死，此其可爲浩歎者也。（見胡書札復彭麗生書）

| 胡林翼對於當時的政治現象，也有如下的描寫：

夫以今日之天下，學校衰而下無實學，科舉濫而士無真才，負販之賈得乘君子之車，六部之胥無異宰相之柄，衣食忘農桑之要，而野鮮力田之民政事爲財用之源，而上無端本之治。凡此久大之謀，固非一手足之烈與旦暮之功，所能撥而正之也。（見胡書札上王植書）

當時一般的政治既腐敗如此，難怪大亂因之而起。

三、助匪造亂的綠營旗兵——滿清舊有的軍隊叫做綠營、旗兵。綠營是當時的地方軍，旗兵彷彿是當時的中央軍。旗兵均須由滿將軍統率駐防各省要地，以鎮壓漢人，所謂防家賊是也。當時的綠營、旗兵不但腐敗無用，而且助匪造亂爲害於國家和人民。據曾國藩議汰兵疏上所描寫當時舊軍的情形如下：

兵伍之情狀，各省不一。漳泉悍卒，以千百械鬥爲常；蜀黔冗兵，以勾結盜賊爲業。其他吸食鴉片，聚開賭場，各省皆然。大抵無事則游手恣睢，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。見賊則望風崩潰，賊去則殺民以邀功。章奏屢陳，諭旨屢飭，不能稍變錮習。……近者廣西軍興，紛徵調外兵，該省兵額二萬三千，土兵一萬四千，聞竟無一人足用者。粵省如此，他省可知。言念及此，可勝長慮。（見曾奏疏卷一）

胡林翼描寫當時綠營旗兵與太平天國作戰的情形說：

驅怯戰之兵，日日浪戰，以冀幸其一勝。軍興三年，無一人深入賊營，探其虛實，賊營動靜，無能知者。亦未聞設一奇策，引其入彀。……今粵西乃棄民以嘗賊，以此圖功，竊所未喻。其失一也。粵軍兵將臥耽鳩毒，卽無疾病，亦半委靡。選將不精，束伍不定，以此言戰，何恃不恐？以此言兵，雖多奚爲？其失二也。（見胡書牘請通飭修築碉堡啟）

薛福成敍述陸建瀛失陷江寧的情形中也說：

當道咸之際，民不知兵，強寇竊發嶺外，其勢益忽震蕩。是時楚軍、淮軍風氣未開，彊臣武臣，但依疲羸涣散，傭丐充數之營兵，當彼黠悍方張之寇，譬若驅羣羊，往餌虎，援槁葦以燎於洪爐，至則靡耳。（見庸盦文集）

胡林翼又描寫當時一個滿將軍勝保的情形說：

「勝保每戰必敗，每敗必以勝聞。」

「勝保在蔣壩，殘敗不復能軍，山東人向呼此公爲『敗保』。蓋其治軍也，如鄭公子突所謂『勝不相讓，敗不相救，輕而不整，貪而無親』者矣。」（見胡遺集卷六十五）

當時的綠營、旗兵不但助敵造亂，不能作戰，而且妬忌新興的湘軍。曾國藩與王鑑書說：

近世之兵，孱怯極矣，而偏善妬功。忌能懦於禦賊，而勇於擾民。仁心以媚殺己之賊，而狠心以仇勝己之兵。勇其仇勇也，更甚於仇兵。近者兵丁殺害壯勇之案，層見迭出，且無論其公相仇殺；即各勇與賊戰甚殷之際，而各兵不一相救，此區區之勇，欲求其成功，其可得邪？不特勇也，卽兵與兵相遇，豈聞有此營已敗，而彼營往救者乎？豈聞有此軍餓死，而彼軍肯分一粒往哺者乎？（見曾書札卷二）

軍隊所以鎮壓內亂，而綠營、旗兵既腐敗無用，又忌功擾民，竟只能助敵造亂而已，豈不大可痛心！

四、太平天國的擾亂全國——當滿清中葉既有造亂的腐敗政治，又有助亂的腐敗軍隊，自然免不了要發生大亂。

太平天國不過乘時而起，竟能擾亂全國有十七省之多，延長時期有十五年之久，可算是一个浩劫。

太平天國首事的重要人物如洪秀全、馮雲山等原爲基督教徒，拾取基督教義，另創上帝教，而以三點會聯絡教友，洪秀全自爲會長，並以耶和華爲天父，基督爲天兄，會長爲天弟，建立教主的權威。宣傳不到數年，即得信徒不少，在廣西隱然成爲一種社會的新勢力。當時廣西盜匪猖獗，地方官吏顛頽無用，不能嚴加懲治，反肆意逮捕三點會楊秀清。楊秀清受洪秀全的慾惠而拒捕，遂與韋昌輝、石達開、秦日綱等會兵於平南、篠縣間的金田村，並迎洪秀全共謀起事。洪秀全到後，更招致林鳳祥、羅大綱、洪大全等，與清將張必祿戰而勝於咸豐元年（一八五二），又攻取永安，創建太平天國，以洪秀全爲天王，其餘要人亦分封爲王。二年取道全州入湖南，馮雲山戰歿於蓑衣渡，乃改道進圍長沙不

下，又撤圍進攻武漢，沿途清軍望風而靡，於是年終取得武漢三鎮。復又沿江東下，略取九江、安慶與南京，定都南京，正式組織中央政府，宣言「天下者上帝之天下，非胡虜之天下」，以號召全國。推翻「胡虜之天下」，是漢人所樂意的，但建立「上帝之天下」，則非儒家信徒所願聞。因此引起民間的反抗。有人說湘軍與太平軍的抗爭，含有宗教戰爭的意味，確是事實。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以後，一面出師攻略河南，進逼天津，以求搖動滿清的根本，未能達到目的，又一面出師略取江西、安徽、湖北，均有所得，雖湘軍勇將江忠源亦爲所敗。楊、韋相殘之後，石達開又率大軍由江西而湖南，由湖南而廣西，由廣西而貴州而四川，所至皆有所掠取。而陳玉成在安徽、湖北，李秀成、李世賢、汪海洋等在江蘇、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廣東也均能盛極一時。平心而論，太平天國也有人才，如馮雲山的智謀，石達開的韜略，李秀成的忠愛，陳玉成的驍勇，均不可多得；也有主張實行分田共產，男女平權。然其裹脅的徒衆多爲土匪流氓以及難民，所過地方多被其擄掠燒殺，雖石、李也不能禁絕。以故人民陷於水深火熱，不能坐視，胡、曾、左等乃乘之而起。

五、胡曾、左等的崛起平亂

在太平軍圍攻長沙以前，胡林翼不過一候補道，曾國藩不過一個「在籍侍郎」，左宗棠不過一個舉人，不但沒有兵權，而且沒有政權，不但任何人沒有想到他們能夠出來平定大亂，即他們自己在事前也沒有手平大亂的信心。然而他們竟崛起平定大亂了，是由於僥

倖嗎？不是，決不是。他們之得以平定大亂的重要關鍵，第一在滿清政府覺悟自己無辦法，開放軍權，讓他們得有權力去想辦法；第二由胡、曾、左等用種種方法重新訓練軍隊以爲平定大亂的基本力量，此兩關鍵，尙須加以分別說明。

原來滿清政府對於軍權，絕對不肯放鬆一點，但眼見綠營、旗兵次第潰敗，不可收拾，乃先後假胡、曾、左等以軍政大權，實行平亂。在長沙被圍時，曾國藩得有詔命襄辦團練，可以直接上奏，與督撫平權。名爲襄辦團練，實爲訓練軍隊，湘軍之得以平定全國大亂，造基即在此次軍權的開放。接着胡林翼以候補道擢任湖北巡撫，兼長軍權。後來，左宗棠又以一幕友襄辦江南軍務。這不但是破格用人，而且是破例授權。大學士祁雋藻很爲驚異，向咸豐帝諭問說：

「曾國藩以匹夫居鄉里，一呼而從者萬餘人，恐非國家之福。」

咸豐帝不爲所動，仍加信用。當時內閣大學士滿人文慶且密請用人不拘滿漢藩籬說。

「破除滿漢藩籬，不拘用人資格，欲辦天下大事，當以漢人爲重。彼皆來自田間，知民疾苦，熟諳情偽，豈若吾儕未出國門一步，暮然於大計者乎？」

即以貪暴著名的肅順（滿人）也極推重曾國藩的識量，和胡林翼的才略，並主張擢用左宗棠。他曾說：

「滿族中無一人可用者，國家遇有大疑難事，非依重漢人不可。」

甚至與亡清有重要關係的那拉氏在同治時代垂簾聽政，對於曾國藩等仍繼續信任，使得竟其全功。胡、曾、左等本是走的改良一條路，如果滿清政府不予以軍政大權的機會，他們也就無法顯出身手，平定大亂了。所以我說這是他們得以平定大亂的第一個重要關鍵。他們既得着掌握軍權的機會以後，立即利用此機會以重新訓練軍隊，爲平亂的張本。曾國藩在衡州訓練軍隊時，與王鑫書說：

「僕之愚見，以爲今日將欲滅賊，必先諸將一心，萬眾一氣，而後可以言戰。而以今日營伍之習氣，與今日調遣之成法，雖聖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氣，自非別樹一幟，改絃更張，斷不能辦此賊也。鄙見欲練鄉勇萬人，概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，將之以忠義之氣爲主，而輔之以訓練之勤，以庶幾於所謂諸將一心，萬眾一氣者，或可馳驅中原，漸望澄清。」（見曾書續卷二）

「別樹一幟，改絃更張，」「馳驅中原，漸望澄清，」這十六個大字，可說是曾國藩等平亂的基本原則。「別樹一幟，改絃更張，」所以確立根基，造成風氣。「馳驅中原，漸望澄清，」所以期圖遠大，不求急效。他們之所以出省平亂，全在下手時即照此基本原則去訓練新軍，出省以後之得以長期奮鬥，也在作戰時仍照此基本原則去抗太平軍。所以重新練軍又成爲他們平定大亂的第二個關鍵。此項關鍵，還須加以特別申述的，便是胡、曾、左等訓練新軍，不是造成他們的私人力量，而是造成國家平亂的力量。他們訓練軍隊的方法，也與衆大大不同。他們平亂的方法，更不單恃軍事力量一種。他們不過用